

第一回

□陈希夷施法救母子□

□王员外仗义抚孤寡□

宋朝的第八位皇帝名叫赵佶(jì)，他死后庙号“徽宗”，所以史书上称他为宋徽宗。这宋徽宗颇有文才，诗词歌赋、琴棋书画，无所不能，然而却是个昏君。他至少有三大劣迹：其一，宠信蔡京等奸臣，而将司马光、苏轼等贤臣罢官发配；其二，崇奉道教，大建道观，自称“教主道君皇帝”，为政听信道士；其三，大兴土木，穷极奢侈，广采天下奇花异石，称之为“花石纲”。因此在宋徽宗年间，天怒人怨，天下大乱。《水浒传》所写宋江、方腊起义，即在此时。不仅如此，宋徽宗还联合金兵，灭了辽国。此事看似不错，其实也是愚蠢之举。那辽国和金国虽然都是宋朝的心腹大患，但两国互相牵制，谁都不敢贸然南下，生怕对方乘虚端了自己的老窝。而辽国一旦灭亡，金国便无后顾之忧，因而频繁南侵，致使宋朝岌岌可危。幸亏此时诞生了一位民族英雄，他就是岳飞，才使宋朝得以苟延残喘。

那时相州府汤阴县（今属河南省）有个孝弟里永和乡岳家庄，庄里有个小财主，姓岳名和。这岳和虽然自幼读书，却淡泊名利，不愿做官，只守着祖宗遗产，耕读自娱。为人忠厚善良，怜贫恤苦，修桥补路，乐善好施。因此乡人称之为“岳员外”或“岳善人”^①。娶妻姚氏，也是富家小姐，知书达理，乐于助人。因此乡人称之为“岳安人”或“岳院君”^②。

岳和夫妻丰衣足食，受人尊敬，自然心满意足。惟一的缺憾是夫妻都已人到中年，膝下犹虚，无儿无女。他们以为是前世造了什么孽，上天惩罚，因此善事做得更多，求神拜佛也就更勤。事有凑巧，至岳安人四十岁时，终于生下一子。夫妻二人自然欢天喜地，以为是祖宗保佑，神佛显灵。于是岳员外赶紧在家堂、神庙烧香磕头，忙个不了。

正在岳员外喜滋滋忙碌之际，一位老道摇摇摆摆，来到了大门口，向那看门的老院公打个稽首道：“贫道腹中饥饿，特来化斋，望乞方便。”老院公摇摇头道：“师父来得不凑巧。我家员外极为乐善好施，要在往常，慢说你一位师父化斋，便是十位二十位都不在话下。只因员外年近半百，好容易求神拜佛，今日才生下一位公子。如今员外正在烧香还愿，分身不得；况且产褥期间，厨下不洁，恐怕对师父不敬。还请师父到别处化斋去吧。”老道道：“员外老来得子，贫道不期而遇，或者有缘。烦院公通报一声，允与不允，都算是院公的好意。”老院公道：“既如此说，请师父在此坐一坐，待我进去与员外说一声看。”

老院公说罢，便走到里边，叫声：“员外，门外来了一位老道人，说是腹中饥饿，要向员外化一顿斋饭。”岳员外道：“你是有年纪的人，怎不晓事？今日添了小官人，家中忙忙碌碌，我哪有工夫待客？况且婴儿初生，合宅不洁，常人尚且回避，他是念经伴神的道人，我斋他不打紧，倘若触犯了神佛，岂不罪过？”老院公道：“我也对他如此说过了，

①员外：本指正额以外的官员，引申为对富人的尊称。

②安人：原为命妇的封号，引申为对妇人的尊称。院君：原为对命妇的称呼，引申为对富家妇人的尊称。

他说：‘员外老来得子，贫道不期而遇，或者有缘。’非要我通报不可。常言道：‘礼多人不怪。’员外好意给那道人斋饭吃，神佛也不会怪罪的。”岳员外道：“你说的也是。你就请他进来吧。”老院公得了岳员外的许可，高高兴兴回到大门，叫声：“师父，亏我说了多少帮衬的话，员外方肯请师父进去呢。”老道稽首道：“难为你的好心，贫道有礼了。”

老道说罢，便摇摇摆摆往里走来。岳员外已在中堂恭候，见老道鹤发童颜，骨格清奇，精神矍铄（jué shuò），急忙下阶迎接。进入中堂，彼此见过了礼，分宾主坐下，家人端上茶来。岳员外开言道：“师父，并非弟子故意推托，只因小儿今日降生，寒舍不洁，恐怕有污师父，对神佛不敬。”老道道：“行善虽无人见，存心自有天知。请问施主尊姓大名？”岳员外道：“弟子姓岳名和，无才无德，侥幸祖上留有房屋数十间，薄田数十亩，尚可温饱。敢问师父法号？在何处焚修？”老道道：“贫道法号希夷。一向云游天下，四海为家。今日偶然来到贵庄，不期施主喜得公子，岂不是有缘吗？贫道略知命相，因此斗胆请施主抱出公子，让贫道看看，不知可否？”岳员外道：“这可使不得。小儿刚出娘胎，污秽不堪，倘若血光污触了过往神明，不但弟子罪过，连师父也担待不起啊！”老道道：“这个容易，只要用一把雨伞撑着抱了出来，就不会有事。”岳员外道：“既然如此，请师父暂坐，待弟子进去与老妻商量。”

岳员外辞了老道，吩咐家人安排洁净素斋，便来到产房，将老道的话对岳安人说了。岳安人道：“道长既懂命相，给我儿相相也好。只是你要小心，不可惊了他。”

岳员外说声“晓得”，便将孩儿抱起，命小厮撑伞，慢慢来到中堂。老道看了看婴儿的小脸蛋，连连称赞道：“令

郎天平饱满，地阁方圆，好个相貌，前程不可限量。可曾起了名字？”说着，用手在婴儿面前晃了一晃，暗中画了灵符，口中默念咒语。岳员外道：“小儿刚刚出生，尚不及取名。师父道法高深，敢请师父为小儿起个名字，也好沾点师父的光。”老道道：“恭敬不如从命，贫道就放肆了。令郎必定鹏程万里，远举高飞，就以‘飞’字为名，‘鹏举’为字。不知意下如何？”岳员外大喜，再三称谢。老道道：“这里有风，把令郎抱进去吧。”岳员外欢欢喜喜抱了进去，将老道起名及夸奖的话对岳安人说知，岳安人也十分欢喜。

岳员外回到中堂，刚要吩咐家人摆放素斋，老道道：“且慢。贫道尚有一位道友，我二人分头化斋，约定若有施主，邀来同享。承蒙施主盛情，贫道意欲将道友唤来用斋，不知可肯允否？”岳员外道：“这有何妨？请师父告诉弟子贵道友所去方向，待我打发人去请来便了。”老道道：“出家人行踪无定，还是贫道去寻他较为容易。”

这岳员外因为经常施舍花子，斋僧斋道，还以为这位老道也是过往道士，因此听了老道邀友共斋的话也不为异。其实，这位老道却是位大大的异人。他姓陈名抟，字图南，号扶摇子。生于唐朝末年。后唐时考进士落第，入武当山为道士，后移华山。宋太祖请他出山被拒，封他为“希夷先生”，他便以“希夷”为法号。相传他能辟谷不食^①，仅食自炼药丸。又喜酣睡，一睡百日不醒。还能知凶吉祸福，通晓过去未来。因算定岳飞初生即有大难，故不迟不早，在岳飞出生的当天来到岳家，以化斋为名，在岳飞的脸上施了点法术，又给他起了名字。因他不食五谷，所以谎称去邀道友，以为脱身之计。

①辟(bì)谷：不吃五谷，方士道家当做修炼成仙的方法。

岳员外被蒙在鼓里，信以为真，便随陈抟来到院里。那陈抟进来时，早已看到院中放着一口养金鱼的新大缸，尚未用过，心中早有了主意。此时故意走到大缸前，一边把拐杖伸到缸内，暗中画了灵符，口中默念咒语，一边夸奖道：“好个漂亮的大缸！施主是要用来养金鱼吧？”岳员外道：“不错，只是刚刚买回，还来不及收拾呢。”陈抟说着，已经走到大门口，说道：“出家人不打诳语。倘若敝道友也有了施主，贫道就不来贵府打搅了。只是贫道还有一言相告：倘若三日内令郎平安无事，自然罢了；万一有甚凶险，只要请安人抱了令郎坐在金鱼缸内，便可保得性命。切记，切记！”岳员外听了，心中一怔，赶紧说道：“弟子遵命。万望师父与贵道友一起回来，让弟子略表谢意。”陈抟说声“打扰”，便摇摇摆摆而去，一去不返。岳员外也只得罢了。

到了第三天，岳家便张灯结彩，披红挂绿，邀来亲朋乡邻，为岳飞庆贺三朝。正在热闹，突然黑云压顶，电闪雷鸣，暴雨倾盆而下。忽听洪钟乱响，鸡鸣狗吠，人声鼎沸。原来这一带临近黄河，地势低洼，常遭洪灾，故有以洪钟报警之约。因此贺喜的人一听钟声，顿时大乱，一哄而散，各往家中狂奔。

岳员外猛然想起老道的话，恍然大悟。一面默默感谢老道，一面飞跑进产房，将老道的话对安人说知。然后把岳飞包裹严实，先让安人坐于金鱼缸内，再将岳飞递给安人。此时洪水已有齐腰深，金鱼大缸居然漂在了水面上。安人在缸内大哭道：“这可怎处？”岳员外扶着大缸，对安人道：“夫人，这是天数难逃，哭也无用。幸亏我岳家不该绝后，前天来了一位神仙道人，教给我救咱孩儿一法。你想这金鱼大缸何等笨重，坐了你娘儿两个，还能漂在水面，岂不怪吗？想来那道人定是位神仙，特来救咱孩儿，并在缸上施了

法术。道人又说咱孩儿前程远大，万不会夭折。我将孩儿托付于你，望你保住岳家这一点血脉，我虽葬鱼腹，也可瞑目了。”说罢，一个大浪冲来，岳员外便无影无踪了。岳安人欲哭无泪，也只好紧紧抱着岳飞，听天由命了。

再说距离汤阴县百里之遥，有个内黄县（今属河南省）。离县城三十里，有个麒麟村，位于黄河西岸。这一天忽见黄河洪水滔滔，漂着树木、家具、家畜、死人滚滚而下，不时也漂到岸边，令人惨不忍睹。村民们或站在高处观看，或在岸边捞取东西。

忽见一只大缸，稳稳当当漂在洪水之中，慢慢靠近岸边，居然搁浅不动了。村民见这大缸细瓷蓝花，十分漂亮，便有几个后生围了上来，打算抬回去使用。一个后生探头往缸内一看，不由叫道：“里面有人！”众人觉得奇怪，都凑过来看，果见一位中年妇人抱着一个婴儿，已经晕了过去。众人七嘴八舌，把妇人叫醒，扶出缸外。那妇人问道：“这里莫不是阴曹地府吗？”一个村民道：“俺这里是大名府内黄县麒麟村，哪里是阴曹地府？”妇人忽然想起婴儿，赶紧揭开小被头一看，原来婴儿酣睡未醒，才长长地出了口气，不由泪流满面。

在围观的村民当中，有一位员外，姓王名明。其为人与岳和差不多，也是仗义疏财，乐善好施，人缘甚好。王员外见此情景，不由动了惻隐之心，便问那妇人道：“夫人是何处人氏？家主姓甚名谁？”妇人哭着道：“村妇是相州府汤阴县岳家庄人氏。夫君姓岳名和，如今不知死活。小儿出生才三天，便遭此大祸。”说罢大哭起来。众人知她母子漂了百把里，竟然平安无事，都十分惊奇。王员外安慰岳安人道：“夫人不必悲伤。古人说：‘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’小官人必定前程无量，夫人也必定后福无穷。老夫姓王名

明，敝舍也还宽敞。夫人若不嫌弃，先请到舍下暂住，待我打发人去打探，若你家中平安，再送夫人回去。”岳安人道：“多谢恩公。我母子如今已落得家产尽没，举目无亲，能得恩公收留，实为重生父母。请受村妇一拜。”说罢就要磕头，王明急忙劝住。

当岳安人跟随王员外到家时，家人王安早已报知王安人，王安人已在门口等候。一起进了客厅，彼此见过了礼，岳安人又把家中遭遇诉说了一遍，在场的人无不下泪。王安人当即吩咐丫鬟打扫东房，铺陈完备，请岳安人母子居住。王员外也打发家人去汤阴县岳家庄探听，回来报说：洪水虽已过去，岳家庄却房倒屋塌，庄稼尽倒，一片狼藉；村民多被漂走，岳员外也不知下落。岳安人彻底绝望，不禁大哭了一场。王安人再三劝慰，岳安人才勉强收泪。又向王安人讨了白布，母子二人穿起了孝服，面对汤阴县的方向，遥拜了三拜。从此，岳安人与王安人情同姐妹，岳安人年长为姐，王安人为妹，一起过活。

一日，二人无事闲话，王安人说起自己不争气，年近四十，总不生育。岳安人这些时已经看出了王安人的心事：既愁王家绝后，又不愿意丈夫纳妾。一听王安人如此说，便乘机劝道：“古人说：‘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’妹妹家偌大家私，若无子息，将来不仅断了王氏的香烟，家私也将便宜了别人，到老来说不定还要受人欺负。妹妹绝顶聪明，何不早作打算？依愚姐说，不如给员外讨个偏房，生个一男半女，多少是好。”王安人被说中了心病，果然托媒，给王员外讨了个偏房。次年就生下一子，起名王贵。王员外自然感激岳安人，对岳飞母子更是照顾得无微不至。

第二回

□岳安人闭门课孤儿□

□周先生设帐授顽徒□

光阴易过，日月如梭，不知不觉，岳飞已经七岁，王贵也已六岁了。王员外请了个训蒙先生到家，教他两个读书。这麒麟村还有两位员外：一位姓汤名文仲，一位姓张名达，都是王员外的好友，因此也将儿子汤怀、张显送来读书。那岳飞倒肯用功，而王贵、汤怀、张显却出奇地顽皮，不仅不肯读书，而且整日价舞拳弄棒，追鸡逐狗，爬树上房，无所不为。先生忍无可忍，稍微责打了几下，他三个便一齐动手，把先生的胡须几乎揪光。先生大怒，欲待重重地责罚，又知全为独子，父母爱如性命，娇惯成性。因此叹了口气，辞馆去了。王员外一连请来几位先生，都被这三个小淘气气走了。

王员外无奈，便对岳安人道：“我家家门不幸，生了个孽子，气走了几位先生，看来实非读书种子。令郎聪明孝顺，又肯读书，前程不可限量。我生怕孽子带坏了令郎，因此欲请安人和令郎搬出去居住。西隔壁有小院一处，房屋数间，足可供你母子起居。至于一切吃穿应用之物，我自当供给。安人知书达理，可自课令郎，待几年再设别法。不知安人以为如何？”岳安人道：“员外的活命大恩尚未报答，如今又如此费心，真使我母子感激涕零。既然员外如此说，我母子无不从命。但愿小儿能有出息，将来得报如天大恩。”

王员外道：“安人言重了。俗话说：‘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’谁能保得永远平安？至于我收留你母子，乃人之常情，旁人也会如此做的。”

岳安人即借来一本历书，自己拣了个黄道吉日，与岳飞搬到西院另住。为了尽量少麻烦王员外，岳安人常给邻舍人家做些针线活。人家可怜她寡妇孤儿，都多给些工钱，日积月累，倒也攒下些银钱。王安人也常过来坐坐，说些闲话，日子过得倒也平安。

那岳飞因为没了教书先生，有时自己念念书，有时常与王贵等伙伴玩耍。岳安人见他如此，生怕他玩得野了，便对他道：“你今年七岁，也不小了，天天玩耍，终究不是个了局。我已备好一个柴耙（pá）、一只筐篮，你从明日起，去耙些柴草回来。就是员外见了，也显得我娘儿俩做人勤谨。”岳飞道：“孩儿谨遵母命，明日就去打柴便了。”

次日，岳飞吃过早饭，挎了筐篮，扛了柴耙，叫声：“母亲，孩儿打柴去了。母亲关上大门吧。”岳安人答应了一声，出来站在大门口，望着七岁儿子的背影，不禁两泪长流，心中暗道：“若他父亲在世，我儿小小年纪，一定延师读书，怎么会令他打柴！”想到这里，一阵心酸，赶紧关上大门，放声大哭了一场。

再说岳飞出了麒麟村，放眼一望，尽是庄稼地，不知哪里有柴。忽见有座小土山，便信步走去。上山一看，遍地青草，并无干柴。又信步走到第二座土山上，还是只有青草，没有干柴。向山下一看，只见七八个小孩，正在成团打块地玩耍。岳飞打算向他们打听何处有柴打，便走了下去。

在这七八个顽童中，有一个名叫张小乙，一个名叫李小二，住在王员外家左近，认识岳飞。张小乙叫声：“岳家兄

弟，你一向像个姑娘家，难得出门，今日出来做甚？”岳飞道：“我奉母亲之命，出来打些柴草。”李小二道：“打甚柴草！快同俺们叠罗汉耍子。”岳飞道：“今日我奉母命打柴，没得工夫。改日再奉陪吧。”说罢就要往前走。这些顽童无事还想生非，又欺岳飞是个外来的孤儿，焉能把他放过。其中一个年龄略大些的，生得虎头虎脑，显然是这群顽童的头儿。只见他把岳飞一拦，说道：“张口‘母命’，闭口‘母命’，好像只有你有母亲似的。你怎不说‘父命’？连个父亲都没有，摆甚臭架子？如今爷爷也不稀罕同你玩了。你要过去，须问问我的拳头是否答应。”岳飞听了，怒火满腔。他还来不及作出反应，一个性急鬼已打来一拳。一个开了头，同伙一齐上。岳飞大怒，双手一推，便推倒了三四个，脱身便走。众顽童不料岳飞的力气如此之大，顿时傻了眼。口中却还要装好汉，一齐大叫：“是好汉不要逃走！”岳飞返身立定，说道：“好样儿的过来，岳飞奉陪。”众顽童像蔫了的禾苗，一个个耷拉着脑袋，没有一个敢动窝。岳飞哈哈大笑，扬长而去。胡乱捡了些枯树枝，用柴耙挑着回了家。

原来那些顽童打不过岳飞，乘岳飞捡柴之机，便抢先跑到岳安人那里告状，说是岳飞无故打了他们。有几个还让岳安人看他们的伤痕，其实那些伤痕都是他们自己爬树、打闹弄出来的。岳安人半信半疑，又气又怒。

岳飞回到家里时，见母亲脸色阴沉，大异平常，不禁问道：“母亲怎不高兴？有人欺负母亲吗？”岳安人道：“好你个不孝之子！我娘儿俩孤苦伶仃，寄人篱下，你还如此不争气，叫为娘有何指望？还不给我跪下！”岳飞何等聪明，便知那群顽童恶人先告状，在母亲面前说了什么。于是双膝

跪下，将打架的事说了一遍。岳安人对自己的儿子了如指掌，对那些顽童的话本来就半信半疑，听了岳飞的诉说，知道并非儿子的过错。又想到孩子们本有欺生的劣性，岳飞今天又得罪了他们，绝不会善罢甘休。因此流着泪道：“你且起来。从今往后，为娘不要你去拾柴了。从明日起，为娘教你读书。”岳飞说声“孩儿遵命”，站了起来。

岳飞本来读过几个月书，自有《千字文》、《百家姓》之类。因此从第二天起，岳安人便亲自课子读书。岳飞本来绝顶聪明，一教便会，过目不忘，不到一个月便背得滚瓜烂熟。于是岳安人又向王员外借来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，教岳飞诵读。一日又对岳飞道：“识字、读书、写字是读书人的三件大事，缺一不可。如今你识字、读书略有长进，也可以练习写字了。我这里有几个活计钱，你拿去买些笔墨纸砚，我教你写字。”岳飞道：“母亲，这些不必花钱去买，孩儿自有主意。”岳安人道：“你有甚主意？”岳飞顽皮地笑道：“母亲待会儿便知。”

岳飞说罢，就拿了一个簸箕，向门外走去。不大一会儿，便端来半簸箕沙子，还折来几根柳枝，笑着道：“母亲，这就是孩儿的纸笔，还不用墨砚。”岳安人恍然大悟，悲喜交集：喜的是儿子小小年纪，不但聪明过人，而且善解人意；悲的是家遭不幸，穷到一无所有，使儿子备受委屈。于是母子二人将沙子铺在桌上，以柳枝做笔，岳夫人把着岳飞的小手，开始练习写字。不一会儿，岳飞便掌握了写字的要领，自己练了起来。就这样，岳飞未花一文钱，母教子学，倒也其乐融融。

那与岳飞隔墙而居的王贵却另有一番故事。别看王贵只有六岁，却天生力大气粗，顽皮不过。一日，由家人王安陪

着到后花园中玩耍，只见百花亭上摆着一副象棋。王贵问道：“这是什么玩意？”王安道：“这叫象棋，是两个人对下赌输赢的。”王贵又问：“怎么算赢？”王安道：“红棋吃了黑棋的老师，就算红棋赢；黑棋吃了红棋的老师，就算黑棋赢。”王贵道：“原来如此容易。你摆好了，我和你下一盘。”王安将红棋子儿摆在王贵面前，黑棋子儿留给自己，对王贵道：“规矩是红先黑后，请小官人先走。”王贵道：“让我先走，你可就输了。”王安道：“怎么我就会输？”王贵抓起自己的红帅，往黑帅上喀嚓一放，便将黑帅吃掉了，哈哈笑道：“这不是你输了吗？”王安笑道：“哪有这种走法？老师是不可以走出家门的，还得我来教你。”王贵道：“放屁！怎么做了老师，反倒做不得主，不能走出家门？这是哪个王八蛋定的规矩？要不就是你欺我不会下，故意骗我。”说罢，抄起棋盘，直向王安头上砸去。王安不曾提防，只喊了一声“啊哟”，已是头破血流。

王安手捂伤口，跑到中厅。王员外见了，问其缘故，王安说了一遍。恰值王贵也随后赶到，王员外大怒，骂道：“畜生！胎毛未褪，竟敢行凶。”顺手打了王贵两个巴掌。

这王贵因是独子，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，捧在手中怕掉了，含在口中怕化了，从来没有碰过他一指头。王安人更是他的护身符，王员外偶然骂他几句，王安人也不依不饶。今日王员外一时大怒，失手打了儿子两巴掌，知道闯了大祸，急忙躲了出去。

王贵挨了两巴掌，更是又气又怒又委屈，按照老惯例，立即跑到王安人那里，撒娇放刁，又哭又闹，告了父亲一状。王安人不问情由，吩咐丫鬟去唤王员外。丫鬟去不多时，回报王员外已躲出去了。王安人怒道：“躲过初一，躲

不过十五，除非老杀才死在外头。”只好一面“心肝宝贝”哄儿子，一面“千刀万剐”骂丈夫。王贵挨的两巴掌本来不重，如今又争足了面子，也就云消雾散，跑到外面玩耍去了。王员外晚上回到家里，仍然挨了王安人一顿骂，终究认了错，下了保，这场风波才算过去。

次日，王员外正在中厅闷坐，好友张员外来访。彼此见过了礼，分宾主坐下。王员外见张员外面带怒气，并有伤痕，问道：“贤弟因何生气？且脸上挂彩，跟谁打架了吗？”张员外长叹道：“大哥，家门不幸，一言难尽。小弟因中过风，行动不便，买了一匹马作为代步。不料小畜生天天骑了出去，胡行乱闯，不是践踏了人家的庄稼，便是撞坏了人家的东西，小弟只得认赔，已非一次了。今日更把人家踢伤，抬上门来吵闹。小弟无奈，只好低声下气赔罪，又给了人家十两银子治伤，方才去了。小弟忍无可忍，骂了小畜生几句。你那不贤弟媳护短，反与我大闹一场，还抓伤了我的脸。小弟气闷不过，来大哥这里散散心。”

王员外刚要开口，好友汤员外气急败坏跑了进来，嚷道：“大哥、二哥，怎处？怎处？”王、张二员外连忙起身迎接，只见他脑门上有个核桃大的鼓包，便一面请他坐下，一面问道：“老弟，何故如此狼狈？”汤员外喘息了一会，才叹道：“两位哥哥也知道，金老儿夫妻因无以为生，租了小弟门前一间空房，开了个汤圆铺。谁知我家小畜生专与他恶作剧：先是将他汤圆吃个精光，还直嚷没吃饱，叫人家明日多做些。次日，人家照他说的多做了些，他又不去吃了。第三天人家只好少做些，他又去吃光了，还说不够吃。如此反复了多次，金老儿忍无可忍，便来告诉小弟。小弟只好赔他几两银子，并把小畜生骂了几句。不料这小畜生怀恨在

心，昨夜搬些石头，堆在人家门口。今早金老儿开门，不防石头倒将下来，砸伤了脚背，幸亏伤得不重。金老儿夫妻俩哭哭啼啼来告诉我，我只好赔他十两银子将养，又将小畜生打了几下。你们那不贤弟媳不依不饶，与我大闹一场，还用擀面杖打了我几下。我这口气无处出，不知不觉就来到了大哥这里。”王员外和张员外听了，不禁失笑，各将自己的遭遇对汤员外说了一遍。三位员外同病相怜，却都一筹莫展。

三人正在唉声叹气，门公进来禀报：“陕西周侗老相公来访。”这一消息犹如一阵清风，将三人的愁云一扫而光。原来周侗虽非沙场武将，却是武艺高强，授徒有方，高徒满天下，美名传四方。《水浒传》中的豹子头林冲、玉麒麟卢俊义都是他的高徒。他曾在这大名府设帐授徒，而王、张、汤三员外又喜交豪杰，因此周侗也成为他们的朋友。后来周侗移帐别处，彼此已有二十几年未见面了。如今突然来访，三人自然喜出望外。

三人急忙出门迎接，一起进入中厅，免不了寒暄一番，彼此坐定。王员外一面让茶，一面开言问道：“大哥一去，杳如黄鹤，致使小弟们无缘晤面，望眼欲穿。不知大哥一向在哪里高就？老嫂、令郎今在何处？”周侗叹道：“沧海桑田，今非昔比。愚兄行无定所，到处为家，年过七旬，碌碌无为。近些年因老妻多病，定居京城汴梁。如今老妻亡故，小儿随徒儿卢俊义征辽阵亡；就是卢俊义、林冲二徒，也已被奸臣害死。愚兄可谓举目无亲，只剩光杆一条。‘兔死首丘，叶落归根’。老夫行将入土，意欲回归故里。只因从前在大名府卢家教馆时置买几亩田地，托人照管，前来处置结账，因此顺便拜访三位贤弟，恰好均在这里，喜慰平生。”王员外一听，暗想：“小儿及张、汤二侄，均非读书种子，

却都身强体壮，喜欢拳棒。难得大哥赋闲，若能留他教馆，一则可教他们些防身武艺，二则省得招灾惹祸。”主意既定，从容说道：“大哥既无甚要事，何必着急？在此盘桓数日，再作打算。”说罢，不等周侗答应，一面命庄丁去搬取周侗的行李，安排房间；一面吩咐厨房准备酒席，为周侗接风。

霎时一切均已办妥。兄弟四人入席，请周侗坐了正位，张、汤二人坐了旁席，王明末座相陪。酒过三巡，开怀畅饮。那王员外已想好了主意，开言说道：“大哥一生设帐授徒，桃李满天下，足见教导有方。小弟三人各生劣子一个，均在六七岁上下。虽曾请了几位先生教他们读书，却都被他们气走。请教大哥：不知是他们天生不堪造就，还是先生们教导无方？”说罢，又将三童的劣迹大致诉说了一遍。周侗一生制伏过不少顽童，且知越是顽劣，越是学武的好料，因此说道：“有道是‘天生我才必有用’，不是文才，便是武才。贤弟们的三位令郎，看来都是学武的料，你叫他们天天坐冷板凳，岂非强迫老虎吃素？难怪他们不服管教。若是老夫教他们武艺，管叫他们服服帖帖。”

王员正等着周侗的这句话哩，立即趁热打铁道：“大哥既已孤身一人，了无牵挂，何不留在此处？一则，代小弟们管教三个劣子，学不学武艺倒是小事，只要他们不去惹事生非、招灾惹祸就行；再则，大哥年事已高，小弟们也可略尽兄弟情谊，常相聚首。不知大哥意下如何？”周侗尚在犹豫，张员外性急豪爽，说道：“大丈夫四海为家，何处黄土不埋人，大哥何必回甚故里？”周侗欣然道：“王贤弟说得在理，张贤弟说得痛快，愚兄从命就是了。”王、张、汤三人大喜，当日尽醉方休。

周侗自有庄丁伺候，住在王员外庄上。周侗要单起炉

灶，王员外定要他一起用饭，周侗也就罢了。学馆就设在东院。一切杂务由王安代管。还给他派了一个书童。

那王贵只顾玩耍，并不管家中的闲账，因此对于周侗来访，家中设宴款待，并请周侗做教师的事，丝毫不知。当日下午，王贵独自无聊，拿了自制的弹弓，爬到大门外的大槐树上，在枝繁叶茂处藏了起来，准备用弹弓打那过路的人。恰好有个庄丁出门办事，王贵居高临下，弹不虚发，一弹打中了庄丁的顶心。庄丁“哎哟”一声，摸摸脑袋，幸亏头发较厚，只鼓起了一个小包。抬头一看，见是小官人，有火不敢发，只说道：“小主人，你淘气怕也到头了，今天主人给你们三个淘气包请来一位狠先生，管叫你们屁滚尿流。”说罢大笑而去。王贵急忙下树，跑去寻见张显、汤怀，告诉他们请了新先生之事。三童一合计，还是老办法，准备铁尺、短棍，要打先生个下马威。

次日，王员外命王安收拾旧学馆。王安便叫了两个庄丁，将学馆打扫得干干净净，安排好桌椅板凳、纸墨笔砚等一切应用物件。王员外翻开历书，见后日就是黄道吉日。于是与周侗及张员外、汤员外约定，后日开学。

到了这一天早饭后，三位员外各送儿子上学。行过拜师礼之后，三人请周侗饮开学酒。周侗道：“此非饮酒之时，贤弟们请便，改日再领。”三人只好各自回家。

周侗送走三人，回到书房，将三童仔细一看，只见个个虎头虎脑，生气勃勃，却心浮气躁，挤眉弄眼。王贵尤其趾高气扬，眼露杀气。周侗便知王贵为头，今日来者不善，心中暗笑。于是一板一眼道：“我听说你们都读过《千字文》，今日都先给我背一遍。王贵先背。”王贵稳坐不动，大声道：“先生还没上书，倒叫学生背书，岂有此理！”一边说，一边

暗暗从袜筒内抽出铁尺，猛地向周侗打去。周侗眼明手快，左手接住铁尺，右手抓住王贵的后脖领往起一拎，像老鹰抓兔一般，把王贵提在空中。然后按在板凳之上，就用王贵的铁尺，在他的小屁股上打了十几下，打得王贵杀猪般大叫“饶命”。直吓得张显、汤怀索索发抖，不由得用右手摸了摸左胳膊。周侗看得明白，放了王贵，厉声对张显、汤怀道：“你二人袖筒里捣鬼，再不拿出，王贵就是榜样！”二人赶紧摸了出来，原来是两根尺把长的枣木棍子，直径足有一寸，双双捧给老师。周侗接在手中，两手一拗（ǎo），两根枣木棍子就变成了四截。三个顽童看了都目瞪口呆。从此，三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小捣蛋都变得规规矩矩，服服帖帖，周侗叫他们往东，他们不敢往西。

周侗不愧为名师，精通授徒之道，善于对症下药，因材施教。他知道这三个顽童都是学武的料，但也不能不识字不读书，因此上午教书，下午练武。三童既是周侗的手下败将，又佩服周侗的武艺，更喜欢舞刀弄枪，因此倒也相安无事。三位员外自然大喜。就是三位护犊的母亲，因见儿子不再招灾惹祸，且能学些本领，也就心中高兴，无话可说。

一日，书童向周侗禀道：“从西乡来了个王老实，说是要见老相公。”周侗道：“我正要找他，快请他进来。”书童答应一声，出去将王老实带了进来。周侗吩咐书童道：“你去告诉王安，叫他准备饭食，款待王佃户。”书童去了。

周侗请王老实坐下，王老实对周侗道：“承蒙老相公信得过小人，叫小人种地，全家老小赖以温饱。老相公又一去二十来年，不来收租。小人将历年租米变卖为现银，已积攒了许多。闻听老相公来此教馆，小人立即赶来，请老相公到舍下，把账目结清，好使小人放心。”周侗道：“难得你如

此志诚。这些年收成还好吗？”王老实道：“托老相公的福，差不多年年风调雨顺，有时一年有两年的收成。今年小人田里更是禾生双穗，岂不是老相公的喜事？”周侗道：“不关我事，那是此地要生贵人的祥瑞。这也是百年难遇的事，待我明日同你去看看，也好开开眼界。”二人正在闲话，书童来叫佃户用饭，王老实去了。当日就留王老实住下。

次日，周侗吩咐三个学生道：“我这里留下三个作文题，你们每人作一题，待我回来批阅。”说罢，换了一身干净衣服，同王老实到西乡去了。



第三回

□周先生爱才收义子□

□岳鹏举取水得神枪□

岳飞听说王员外请了名师周先生教王贵、张显、汤怀读书习武，羡慕不已。但自家孤儿寡母，寄人篱下，不敢奢望。不过毕竟小儿心性，仍然忍不住，不时爬到学馆墙外一棵大槐树上，偷偷地往里窥探。

这一日刚爬上槐树，就听周先生吩咐王贵等三人各自作文，说他要到西乡去一趟。眼看着周先生走后，岳飞从树上溜到墙头，轻轻跳到院里，走进书房。王贵等三人本来以为先生出门，可以放假玩耍，不料偏偏留下了作文题。三人正在搜肠刮肚想文章，王贵首先发现岳飞进来，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大叫道：“好了！枪手到了。”张显、汤怀抬头见了岳飞，也欢呼起来。王贵不管岳飞愿意不愿意，将三道作文题塞给了他，说道：“你是才子，替我们作这三篇作文，自然不费吹灰之力。我们定会好好谢你。”说着，带了张显、汤怀，走出了书房。他们还怕岳飞走了，一面将门反锁起来，一面说道：“抽屉里有点心，饿了只管吃。”说罢，三人一溜烟到外面玩耍去了。

岳飞因想偷看先生的文章，三人去了，正合心意。先将三道作文题看过，只见题下各注着王贵、张显、汤怀的名字。又将三人的作文本翻了翻，心中已有了数。于是提起笔来，略加思索，模仿三人的笔迹和口气，一连写好了三篇作

文。然后从书桌上找到了先生的手写文章，一篇篇读了一遍，不禁叫好道：“我岳飞若得周先生教训，何愁日后不能立功报国，显亲扬名啊！”一时激情奔涌，雄心勃发，提笔在手，饱蘸浓墨，爬上板凳，在白壁上题诗一首：

男儿生来志四方，休教辜负好时光。
安邦定国垂青史，马革裹尸泥土香。

写完念了一遍，又模仿古人，在后面写了“七龄岳飞偶题”六字。忽然想道：“我一时兴起，在学馆墙上涂鸦，先生回来见了，必定骂我无知狂妄。若是刮掉，又坏了人家墙壁。如何是好？”

岳飞正在心中打鼓，忽听门外脚步声杂乱，接着房门大开，王贵等三人闯了进来。王贵神情紧张，急急忙忙道：“先生回来了，快跑！”说罢，不由分说，将岳飞推出了大门，他们三人却留在书房。

岳飞也不想让周先生看见自己，所以出了大门，一溜烟跑了回去。岳安人生气道：“你到哪儿去了？为何连中饭也不回来吃？”这时岳飞才发现已是下午，自己竟然忘了吃中饭。岳飞从来不撒谎，只好实话实说。岳安人听了，又是生气，又是悲伤，又是担心：生气的是儿子私闯学馆，又在墙上题诗，胆子太大，有失教养；悲伤的是儿子念书心切，自己却无力供养；担心的是儿子题诗、代笔，周先生一定怪罪。想了一想，对岳飞道：“明天你去向周先生赔个不是。现在吃饭吧。”岳飞道：“一赔不是，不是把王贵他们卖了吗？不如暂时等一等：若孩儿代笔的事瞒过了周先生，孩儿只赔题诗的不是；若瞒不过周先生，孩儿再一起赔不是。”

岳安人觉得有理，便催岳飞吃了饭，在家里读书。

再说周侗回到书馆，见三个学生规规矩矩坐在那里，便问道：“作文做好了吗？”三人齐声道：“做好了。”周侗道：“都拿来我看。”三人捧了过来。周侗看了一遍，觉得三篇作文都文通字顺，好过他们过去的任何一篇作文，不禁狐疑起来。又仔细看了一遍，发现字也写得较好，更加奇怪起来。暗道：“就是有所进步，也不会如此快呀！定是乘我不在，他们贪玩，请人代笔无疑。”想罢，厉声问道：“老实说，这作文是谁做的？我谅你们也做不来。”三人见先生看出了破绽，只好说是岳飞代做的。

周侗刚要问这岳飞是谁，猛然抬头，见白粉墙上题诗一首。走近看了一遍，大为惊奇，暗道：“七龄幼童，半天工夫竟做了三篇好作文；还有这四句诗，虽然对仗不工，口气好大，志气可嘉。这孩子的前程一定不可限量。我今天看到我的田里禾生双穗，偏偏这岳飞今天就跑到这里代人做文，又白壁题诗，如此凑巧，莫非这岳飞与我有缘？”

周侗想罢，一心想见岳飞，便放过了三个学生的作弊行为，问王贵道：“这岳飞是谁家之子？”王贵早听父母说过岳飞的身世，便对先生说了一遍。周侗听了，不禁对岳飞又爱又怜，当即命王贵道：“你去把岳飞叫来见我。”

王贵以为先生叫来岳飞，要把他们一起责罚，噤着嘴来到岳家，对岳飞道：“不知你在墙上写了些什么，先生叫你去，多半要挨板子哩。”岳飞忙问道：“先生看过作文没有？说些什么？”王贵道：“还说作文呢，也被先生看破了，恐怕咱们也免不了挨打。”岳安人听了，好不惊慌。岳飞却说：“事已至此，我索性都揽起来，不赖别人。”

岳飞说罢，同了王贵来到书房，见了周侗，拜了三拜，

垂手站在一旁，恭恭敬敬问道：“岳飞蒙先生呼唤，不知有何使唤？”周侗定睛一看，见岳飞仪表堂堂，落落大方，面露聪明。便命王贵搬过一把椅子，请岳飞坐下。岳飞道：“先生在上，岳飞怎敢。”周侗再三让座，岳飞只好坐下。

周侗开言道：“这墙上的题诗，可是尊作吗？”岳飞红着脸道：“小子年幼无知，一时狂妄，胡诌乱涂，乞先生恕罪。”周侗却不置可否，又问岳飞道：“你师从何人？”岳飞道：“只因家遭不幸，仅小子与家母侥幸逃得性命，连衣食都靠王员外接济，哪里请得起先生，全由家母教训。”周侗又问道：“可有表字吗？”岳飞道：“有，叫鹏举。”周侗心想：“这孩子名飞，字鹏举，一定是个高人所起。”便问道：“你这官名和表字是何人所起？”岳飞道：“听家母说，小子出生三天，来了一位希夷道长，给我起了这官名和表字。还多亏了这位道长预先指点，当洪水来时，家母抱我坐进了大金鱼缸，才保住了性命。”

周侗听了，不禁惊讶起来。原来周侗走南闯北，而希夷道长又是当时的神奇人物，因此听说过不少希夷道长的神奇传说。刚才只听王贵说过岳飞母子坐金鱼缸从汤阴漂到这里来的事，却不知是希夷道长的预先指点。现经岳飞一说，更相信岳飞是个异人，以至于得到了半神仙希夷道长的搭救，才逃过一难。再加上双穗的出现，使他深信不疑。略一沉思，对岳飞道：“你去请令堂到此，我有话说。”岳飞道：“家母寡居，到此不便。”周侗道：“对不起，是我老糊涂了。”又对王贵道：“你去对令堂说，就说我请岳安人有事相商，请令堂作陪，就在贵府客厅等我。”王贵见先生不提他们作弊一事，十分高兴，答应一声，飞跑去了。周侗又对岳飞道：“我已请王安人陪伴令堂，你去请令堂到王府客

厅。”岳飞谢过周侗，也去了。

岳飞回到家中，母亲问道：“先生责罚你没有？叫为娘好生悬心。”岳飞笑道：“母亲放心，先生不但没有责罚我，还问了我许多话。又叫我请母亲到王员外家客厅，说有事相商，还请王大妈作陪。不知母亲去不去？”岳安人道：“周先生既说有事相商，不去不妥；况且有王安人作陪，去也不妨。说不定事关我儿，待我走一遭看。”随即换了一身干净衣服，带了岳飞，来到王员外大门口，只见王安人已笑着出来迎接。一起进入客厅，王员外也在等候，彼此见礼入座。王明道：“周先生请安人有事商议，不知可允一见？”岳安人道：“既然有事，请来相见便了。”王员外即命王贵去请周先生。

不一会儿，周侗随着王贵到来，岳安人与周先生见过了礼，王安人陪岳安人坐在东首，王明陪周侗坐在西首，岳飞和王贵站在下首。周侗开门见山道：“今请岳安人到此，别无他事。只因见令郎聪明英俊，老汉欲认为义子。不知安人可能允请？”岳安人听了，不禁两泪长流，哽咽道：“承蒙先生抬举，不胜感激。只是我儿落地三日，便遭洪水之灾，夫亡家破。我母子托天之福，又受王员外恩顾，才免一死。岳氏只此一根独苗，将来还指望他接续香火。因此实难从命，万望原恕。”周侗道：“是老汉说话糊涂，致使安人误会。老汉认令郎为义子，既不改姓，也不更名。只因老汉阅人甚多，知令郎为栋梁之材，将来必成大器。老汉虽收过许多徒弟，成才的却只有林冲和卢俊义，又被奸臣害死。故欲将老汉平生本事传与令郎，死也瞑目。老汉要认令郎为义子，不过有了父子名分，才好严加管教。等老汉百年之后，只要令郎将老骨头掩埋入土，不致暴露，便算我们父子一场



拜周侗岳飞学艺

了。言尽于此，还望安人慨允。”岳安人听了，才恍然大悟道：“原来如此。是我糊涂，误会了先生的大恩大义。既如此，我儿快拜义父。”

岳飞先听周先生要认他为义子，母亲不允，心中不禁打起鼓来：“我若能拜周先生为义父，何愁学不到通天本领；但自己为岳氏独苗，传宗接代，义不容辞。”后听周先生说并不要他改姓更名，心中大喜，生怕母亲仍旧不允。正在着急，忽听母亲要他快拜义父，急忙朝周侗跪下，口称“义父受孩儿大礼”，一连拜了八拜。然后又对王员外、王安人行过礼。最后又向母亲磕了三个头。王员外和王安人向周先生和岳安人道喜，在场的无不大喜。王员外早已命王安备好了两桌宴席：一桌摆在外厅，并将张员外、汤员外请来作陪，给周侗贺喜；一桌摆在内室，由王安人给岳安人贺喜。当日尽欢而散。

从次日起，岳飞便入馆读书习武。周侗既当了义父，自然不时接济岳飞母子。周侗为了使四个徒儿更加亲密，相互照顾，命他们结为兄弟。他们的父母也皆大欢喜。从此，仍然是单日学文，双日习武，周侗将十八般武艺尽传与四个徒儿。其中岳飞学得最快最好，年龄也最大，因而成为兄弟之头。

斗转星移，春去冬来，不知不觉，岳飞已是十三岁，三个兄弟也都十二岁了。兄弟四人的本领虽然不尽相同，却都能文能武，一个人对付十来个后生也不在话下。

这一年三月的一天，春暖花开，晴空万里。周侗对岳飞道：“你领着三个兄弟，单日作文，双日练武。我有个方外老友^①，名叫志明长老，佛法高深。原在五台山修行，后来

^①方外：尘世之外。这里特指和尚、道士。

移住此地沥泉山。久未见面，今乘近便，我去探望探望，明日便回。”岳飞道：“父亲独自一人，于路寂寞；况且正值春光明媚，山花满野，孩儿们也想散淡散淡。何不让孩儿们一起去？”王贵等三人也巴不得如此，一齐要去。周侗笑道：“难为你们小小年纪，跟着我起早贪黑，摸爬滚打，没工夫玩耍。如今就算放两天假，出去走走也好。都回去告诉家里一声，快去快回。”四徒喜不自禁，一溜烟跑了回去，又一溜烟跑了回来。

周侗吩咐了书童几句，带领四个徒儿上路。周侗因浪迹江湖，见多识广，尽管百花竞艳，桃柳争妍，也不在意。四个徒儿却是初出远门，看见什么都觉新鲜，不禁指东说西，欢天喜地。周侗暗暗叹道：“真是‘成人不自在，自在不成人’。我因盼他们早日成人，恨不得一天当两天用，也实在苦了他们。今天就让他们松泛松泛吧。”因此一改严师的面孔，变成了一位慈父，有问必答，有说有笑。

从麒麟村到沥泉山不过十几里路，师徒五人又是练武的人，因此不知不觉，沥泉山已经遥遥在望。周侗收住脚步，放眼望去，不禁赞道：“此山如卧虎腾龙，藏风聚气，好个风水宝地，难怪志明长老来此修行！只不知是谁家产业。”王贵道：“我跟随家父来过此地，家父说，这沥泉山一带都是我家的产业。先生既然喜欢，死后不妨就葬在此山便了。”岳飞喝道：“贤弟休得胡说！”王贵才知说话冒失，自打嘴巴道：“我打你个没有把门的。”周侗道：“这又何妨。人谁不死？我已年过古稀，死又何憾？”又对岳飞道：“我儿记住，这里便是我的葬身之地。”岳飞答应了一声。

师徒边说边走，已到山前。向山上走了约有半里，山势突然平缓，出现一个坐北朝南的山凹，松柏森森，流水淙

淙，草庵数间，柴扉虚掩。周侗又赞道：“好个去处！置身其间，俗念尽扫。”周侗命岳飞叩门，只见从草庵里走出一个小和尚来，问道：“施主从哪里来？有何贵干？”周侗道：“烦小师父通报长老一声，就说陕西周侗前来拜访。”小和尚去不多时，只见一位老僧扶杖而出，笑脸相迎。

宾主一起进入草庵，地上放着不少蒲团，大家都席地而坐，小和尚献上茶来。志明长老和周侗免不了叙些寒温，拉些旧话。接着，志明长老便问起周侗的近况。周侗道：“我一生浪迹江湖，碌碌无为，到头来妻死子亡，两个爱徒又被奸臣所害，只落得孤身一人。数年前本想回归故里，坐等死期。因故来到麒麟村，探望几位旧友，被强留下来，教这几个徒儿。”说着，又指着岳飞道：“此子姓岳名飞，表字鹏举，本为汤阴县人，因洪水之灾，家破父亡，与其母流落在麒麟村。我看他尚可造就，认作义子，意欲将我平生武艺传授与他。长老佛法高深，精通命相，你看吾儿前程如何？”志明长老将岳飞看了几眼，说道：“令郎骨格清奇，仪表堂堂，满脸正气。正如其名其字，将来必定飞黄腾达，鹏程万里。只是古人云：‘曲如钩，定封侯；直如弦，死道边。’令郎宁折不弯，好是好，却要当心小人暗算。”周侗道：“提起吾儿名字，还是陈抟老祖所起。”于是又将陈抟为岳飞起名及指点坐缸逃命之事说了一遍。志明长老惊奇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令郎更是贵不可言啊！那陈抟乃神仙一流人物，能知过去未来；且为人嗜睡成性，轻易不出山洞。偏偏不迟不早，他在令郎出生那天出现，又是起名，又是指点，岂是偶然？况且母子二人坐缸漂流百里，竟能安然无恙，若非陈抟施法，岂能如此？”周侗和岳飞听了，才如梦初醒，也暗暗惊奇。

宾主正在叙谈，小和尚进来禀报，说素斋已经齐备。志明长老便请周侗师徒用斋。斋罢又聊，傍晚又用过晚斋。志明长老安排周侗师徒住下，自己才闭目打坐。

次日用过早餐，小和尚又献上茶来。周侗道：“小弟听说这山上有股沥泉，烹茶极佳，此茶是否即用此泉所烹？”志明长老道：“贤弟所闻不假。山后确有股泉水，由一石洞中流出，因其水势不旺，只是滴沥而下，故名沥泉，山洞也名沥泉洞。就连这沥泉山也因此泉而得名。此泉不仅烹茶极佳，用其洗目，还能病而痊愈，盲而复明。故苏东坡留下‘沥泉奇品’四大字，至今尚在。不料近来突发怪事：洞中毒雾弥漫，人若吸入毒气，或饮此泉，顿时昏迷。虽无性命之忧，却也无人敢于近它。故此不能取来奉进。这茶是用门前泉水所沏，味道也就平常。”周侗道：“只因小弟无缘，故有此事。”

不料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岳飞暗想：“天下哪有这等巧事？那怪雾早不出，迟不出，偏巧我们来了它就作怪。说不定是这老和尚嫌麻烦，说谎哄我父亲。即使真有毒雾，既无性命之忧，怕它怎的。待我去看个究竟，若能取来些沥泉之水，烹茶倒是小事，治治父亲的老花眼却很要紧。”想罢，独自溜了出来，悄悄向小和尚打听了路径，又讨了一个大茶碗，便朝山后走去。

岳飞顺着一条小路，翻过了一个石岗，向下走了百十步，便见路旁有片直上直下的石崖。崖上有个小小石洞，洞中果然水雾弥漫。一股滴滴沥沥的清泉由洞中流出，在崖脚下聚成了大锅大小的一个水池。石崖上果然有“沥泉奇品”四个斗大的楷字，还有苏东坡的落款。岳飞看了，才知错怪了志明长老，心中不禁有愧。但他人小胆大，非要弄个究竟

不可。正在寻思，忽见从石洞中伸出一个碗口大的蛇头，目如灯盏，信长数尺，口喷毒雾，毒涎滴落。岳飞生怕惊了毒蛇，缩回蛇头，因此蹑手蹑脚，绕到石洞之上，放下茶碗，搬起一块大石，用尽平生之力，猛向蛇头砸去，打了个正着。岳飞正在得意，只见那蛇因为负痛，呼的一声，犹如炮弹出膛，向空中穿出数丈，扑通一声巨响，落在山坡之上。岳飞定睛一看，哪里是什么大蛇，原来变成了一杆长枪。岳飞喜出望外，急忙跑到近前一看，只见它通体像用一块精钢打造，枪头有尺把长，枪杆有丈把长，枪杆上刻有“沥泉神矛”四个字。抬头再看石洞，烟消雾散，滴水皆无。

岳飞兴高采烈，一手拿着茶碗，一手提了神枪，回到庵中，把事情经过对父亲和长老细说一遍。周侗大喜。志明长老道：“贤弟，真乃物各有主，勉强不得。这神枪的来历，连老衲也一无所知。但与令郎肯定有缘，故不早不迟，在令郎到来之前，神物显灵，故吐毒雾，以引诱令郎前去收它。前有陈抟起名、救命，后有老弟认子、授艺，今又神枪到手，其前程可想而知。老衲有兵书一册，内有十八般武艺及行兵布阵之法，久而未得传人。今赠与老弟，请传授与令郎，以助他一臂之力。只是沥泉已枯，这里的风水已破，老衲只好回归五台山去了。你我年事已高，后会无期，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。不过二十年后，小徒弟悦倒与令郎可在金山相会。切记！”周侗道：“如此说来，倒是小弟之罪，坏了你的修行。”志明长老道：“天意难测，事由前定，贤弟何罪之有？”说罢，即取出锦匣一个，内藏兵书，用锁锁着，连钥匙一起捧给周侗。周侗交给岳飞拿着，拜别志明长老，带领徒儿下山去了。

师徒们回到麒麟村，并不歇息。周侗对四个徒儿道：

“此次前往沥泉山，不料有意外之获：岳飞得了神枪，长老慨赠兵书。从前因为你们年幼骨嫩，我只让你们强身健体，徒手打斗，为日后打底。如今你们都不小了，又有了一定功底，恰巧又得了志明长老的兵书。从今往后，你们可以练真刀真枪了。虽说十八般武艺都该学会，毕竟每人都应专精一种，作为看家本领。岳飞已有天赐的神枪，自然应该主学枪法。你们三个则要想好了，要想主学哪种兵器，可告诉我。”

汤怀抢先道：“大哥学枪，我也学枪。”周侗道：“也罢，你就学枪。张显学什么？”张显道：“我也想学枪，只是我嫌那枪不好。”周侗道：“莫非你见岳飞得了神枪，你也想得一杯？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，哪能想要就有？”张显道：“徒儿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是说枪只有一个矛，万一枪戳不中对手，还得抽回来再戳，说不定对手已乘这工夫把我戳死了。如果再加个钩子，万一戳不中对手，还可乘势钩他，不耽误工夫。只是不知可有这种枪？”周侗笑道：“你倒学会动脑子了，有长进。你说的这带钩的枪确实有，它叫钩镰枪。等我画个图样，你拿去，叫你父亲照样打去。”王贵本来拿不定主意，见别人都说过了，只得说道：“师父，弟子想来，只有大砍刀最痛快：一刀砍去，少说也得砍倒他五六个。若是从早砍到晚，岂不砍他成百上千吗？”三个弟兄听了都暗笑。周侗也笑道：“你力气大，就学大砍刀吧。”然后对四个徒儿道：“三年以后，就是县里武考之期，届时你们也都十五六岁了，我也老了。你们的一生成败，就在这三年之中，望你们不要错过，免得后悔终生。”

从此，周侗熟读志明长老所传的兵书，与自己的武艺融会贯通，悉心教授四个徒儿。四个徒儿也已晓得人事，顽童习气一扫而光，一心只学武艺。

第四回

□岳鹏举巧射九连珠□

□李县令喜缔百年姻□

三年时光，一晃而过，已是县考之期。一日，周侗和三位员外正在王员外家中叙谈，里长前来拜访，说道：“小人接到县上公文，本月十五日武考。小人知周先生有四个学生，特来禀报，敬请定夺。”周侗大喜道：“三位贤弟，愚兄承蒙下托，让我教授三位公子，幸不辱命，三徒均有长进，足可应考。小儿岳飞也一同赴考。不知三位贤弟以为如何？”王员外高兴道：“知徒莫若师，大哥说他们可以应考，自然考去。”张员外、汤员外也竭力赞成。于是周侗等四人当即开了岳飞等四人的履历，都交给里长。周侗道：“拜烦里长代为报名，改日另谢。”里长道：“当得效劳。”告辞而去。周侗对三友道：“三位贤弟回去，赶快为公子预备衣帽、鞍马。弓箭、刀枪现成，不必另置。十五一早，各自进城，在校场会齐^①。”王员外道：“岳公子家贫，大哥也不富裕，让我代岳公子置办衣帽、鞍马吧。”周侗道：“愚兄心领了。愚兄虽穷，原有贤弟送我的瘦马一匹，一身衣帽也有限，尚可应付。”说罢，四友各散。

周侗回到书馆，对四个徒儿道：“本月十五县考，已给你们报了名。考前三天放假，好让你们养精蓄锐。我已对

^①校(jiào)场：操练或比武的场地。

你们家长说知，赶紧预备衣帽、鞍马。十五一早，各带弓箭、兵器，赶赴县城校场，别误了点名。岳飞留下，你们三个都回家去吧。”王贵等三人兴高采烈去了。

周侗对岳飞道：“为父虽收你为义子，可怜只有武艺，并无家产，故多年来未尽为父之责，没有照顾好你母子俩。此次你去应考，也无骏马、鲜衣给你。好在并非真战，你就骑我那匹瘦马。至于衣帽，我有旧衣旧料，让令堂改一改，也可凑合。”岳飞满眼含泪道：“父亲言重了。父亲与我本来非亲非故，只因怜我寡母孤儿，收我为义子，倾其所有，不时接济我母子，又将平生武艺尽心传授。恩比天高，情胜至亲，终生难报。父亲如此说，倒叫孩儿无地自容。”周侗道：“好了，好了。闲话少说，办正事要紧。”

说着，领着岳飞到了卧室，打开破衣箱，取出一件半新素白袍、一块大红片锦、一条大红鸾带，放在床上，对岳飞说道：“这件素白袍，你穿略大些。请令堂照你的身材，改件战袍，余下的做顶包头巾。这块大红片锦，可做一件坎肩、一副扎袖。这大红鸾带正好束腰。你拿了回去吧。”岳飞答应一声，抱了衣袍衣料，回到家中，对母亲细说了一遍。岳安人一面为儿子高兴，一面感激周先生，一面忙忙地做活计。

到了十四日，周侗正在看书，忽听门外脚步声响。抬头一看，只见王贵、汤怀、张显都是一身新，一起走了进来。三人行过了礼，由汤怀说道：“我三人各奉家父之命，约齐了来请师父过目，看这行头可行吗？”周侗仔细一看，不禁一乐，原来三人的衣帽各是一种颜色：王贵一身红，张显一身绿，汤怀一身白。不同的只是王贵的红包巾绣朵白牡丹，张显的绿包巾和汤怀的白包巾皆绣朵红牡丹。周侗笑道：“莫非你们三家商量过吗？怎么一人一种颜色？”王贵抢着

道：“先生真是神算。家父说一人一色，才能显眼，也好显显咱麒麟村的威风。”周侗道：“这话固然不错，但武考不比耍把戏，要显威风，全靠武艺。你们要切记。”三人一齐应声“是”。周侗又对王贵道：“明早我要到岳飞家中吃饭，就从那里起身。告诉你父，不必等我吃早饭了。你们都要早起，到县城校场会齐。去吧。”三人答应一声，一齐去了。

三人刚走，岳飞也穿着改好的衣帽走了进来道：“父亲，孩儿这身装束可好？”周侗道：“我儿不能比三个义弟，就这么将就吧。”岳飞道：“孩儿怎敢与义弟们相比？这已是孩儿有生以来最漂亮的衣服了。”周侗道：“如此甚好。今晚早点睡觉，明日早起。去吧。”岳飞道：“家母说，请父亲明早不要忘了过来吃饭。”周侗答应一声，岳飞去了。

次日，周侗和岳飞都起了个绝早，一起吃过早饭，周侗骑马，岳飞步行，出门上路。三十里路程，不知不觉，便到了内黄县校场。只见校场周围熙熙攘攘，万头攒动。茶篷货摊星罗棋布，叫卖之声不绝于耳。周侗放眼四望，不见王员外等三家，以为尚未到来。便拣了一个干净些的茶篷，将马拴在树上，与岳飞走进篷内，坐下喝茶。

其实，王员外等三家因为起得更早，而且全都骑马，早已到了校场。那三家在县城皆有亲友，各将酒菜送到校场来接风。于是三家一起找了个大酒篷，一面命庄丁铺派，一面打发庄丁寻找周侗和岳飞。庄丁认出了周侗的马，急忙回来禀报。三位员外便命三个儿子跟了庄丁去请。王贵等见了师父，便道：“家父们俱在对面酒篷内，请师父和岳大哥去用些酒饭。”周侗道：“你们去转告令尊：此刻不是吃酒的时候，改日再领吧。你们也回去料理，停一会儿县主点名时，你们先去答应。如点到岳飞，就说随后便到。”王贵问道：

“为何不让哥哥与我们一起去应点？”周侗道：“不是我偏袒岳飞，实是他的武艺比你们强些。若让他先去射箭，岂不是显不出你们的本领了吗？故而叫他后试。”三人才恍然大悟，拜谢而去。回去告诉了三位员外，也都赞美周侗用心良苦。

周侗和岳飞虽在喝茶，四目却紧紧地盯着校场。不大一会儿，应考武童已经聚成了一大片。但见衣帽五颜六色，兵器五花八门，战马优劣不等，个个摩拳擦掌，要想夺那头名。

又过了一会儿，忽见县令李春身跨高头骏马，旁边有县丞陪伴，后随一群衙役，来到演武厅下。李春和县丞跳下马来，走到厅上，并排坐下。书吏送上应考武生名册。一个衙役大声叫道：“全场肃静！今日先考射箭。大人叫到哪个，便走上前来。”于是李春按册点名，挨次射箭。连试了二十多人，不是力小半路落箭，便是把箭射飞。李春大失所望。

李春点到麒麟村时，却只有王贵、张显、汤怀答应。李春问道：“岳飞何故不到？”张显编谎道：“岳飞因无马步行，随后就到。”李春道：“那就先考你们三个。”汤怀道：“请老爷吩咐把箭靶摆远些。”李春道：“已经六十步，还不够远吗？你不见还有人射不到吗？此非儿戏，你可不要后悔。”汤怀道：“绝不后悔。”于是李春吩咐将箭靶摆到八十步地方。汤怀还想说话，张显抢着道：“还要远些。”李春又吩咐摆到一百步地方。不料王贵又大声道：“请大人再远些。”李春有些吃惊，心想：“成人也不过射一百步，这三个武童口气好大，我倒要看看他们有多大本领。”于是吩咐摆到一百二十步地方。三人才无话可说。其实，他们射一百四十步也不在话下，只因今天是县考，为了保险起见，才不再做声。

三人各占了一个靶位，李春一声令下，三箭齐发，各人连射三箭，虽非皆中红心，却是箭无虚发，箭箭中靶。只听鼓声咚咚，彩声阵阵。三位员外也在人群中观看，自然心中大喜。

李春又惊又喜，将他三人叫到台前，夸奖道：“你们全都好力气，好箭法。是何人传授？”王贵道：“是先生。”李春笑道：“先生是何人？”王贵道：“是师父。”李春哈哈大笑道：“你武艺虽好，却满脑子浆糊。那师父姓甚名谁？”汤怀赶紧道：“家师是关西人，姓周名侗。”李春道：“原来令业师是周老先生，怪不得你们有如此本领。他是本县的老友，近在咫尺，我却一无所知。你们今天赴考，师父怎么不来？”汤怀道：“就坐在东面茶篷里。”李春即命衙役跟随汤怀等三人去请周侗，并请县丞主考，自己专候周侗。

不一会儿，周侗领着岳飞到来，李春急忙下厅迎接。相随步上演武厅，彼此一揖，即在一角坐下，衙役献上茶来。李春开言道：“好个周大哥！多年前匆匆一别，杳如黄鹤。今在小弟眼皮底下坐馆，竟瞒得小弟铁桶一般。莫非小弟有失尊敬？还是风闻小弟贪赃枉法，生怕有污大哥清名？”周侗笑道：“贤弟责备得有理，愚兄也有苦衷。那麒麟村的村民最好打官司，若知愚兄与贤弟有些瓜葛，必然央我走贤弟的后门。愚兄若不答应，势必得罪人；若为其说情，贤弟岂不为难？贤弟若徇私，便坏了国法；若秉公，又伤了兄弟情谊。故愚兄只好假装不认识贤弟。”李春道：“原来如此。还是大哥想得周到，极感体谅。”

周侗转移话题道：“一别多年，想来贤弟该是儿女满堂了吧？”李春叹道：“小弟命犯孤星，中年丧妻，膝下无子，只有一女，今年一十五岁了。”周侗道：“贤弟尚在壮年，

又无公子，何不续娶？”李春道：“小弟身体不好，故无再娶之心。大嫂和公子可好？今在何处？”周侗叹道：“愚兄更不如贤弟了，不但老妻已亡，小儿也已战死，就连徒儿林冲和卢俊义也被奸臣所害，只落得老光杆一条了。”

兄弟二人唏嘘叹息了一会儿，李春指着岳飞道：“这位小公子，好一副堂堂仪表！不用问，一定是令徒岳飞吧？”周侗道：“贤弟何以得知？”李春道：“麒麟村报名应考者四人，王贵、张显、汤怀皆为老哥的令徒，这岳飞不问可知。”周侗道：“贤弟不仅聪明绝顶，而且过目不忘，连四个徒儿的姓名都说得一字不差。不过贤弟还是免不了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啊。”李春惊问：“大哥不要取笑小弟了，有何机密，快说吧。”周侗道：“岳飞不但是我的徒儿，还是我的义子。”于是便将岳飞的履历以及认子经过说了一遍。李春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小弟焉能猜得着？”

周侗道：“今日不比平时，闲话少说，请贤弟先办正事，有空再谈。尤其请贤弟认真考考吾儿。”李春道：“令郎自然出类拔萃，不考自知。”周侗道：“科考乃为国家选拔英才的大事，岂可儿戏？况且也须令人折服。”李春道：“既然如此说，小弟就不客气了。令郎能射多远？”周侗道：“小儿年纪虽小，却能开得硬弓，且能连发九箭，名为‘九连环’。要在平时，可射三百步。今日是应考，为求稳妥，就射二百四十步吧。”李春十分惊奇，但又有点儿不信。就吩咐将箭靶摆到二百四十步地方，命岳飞出场。

岳飞跳下演武厅，站到靶位上，弯弓搭箭，正射三箭，仰射两箭，左射两箭，右射两箭。只听鼓声震天，彩声震地。李春正在惊奇，只见看靶的衙役扛着箭靶，前来大声禀道：“启禀老爷：这岳飞连射九箭，箭箭穿过红心。”李春

仔细一看，箭靶果然只有一个透心窟窿。全场观众听了，轰然一片喝彩。李春道：“小弟公务繁忙，不能陪老哥叙话。待考试完毕，万望老哥带着令郎到敝衙一叙，有事相商。”周侗道：“必去打扰。”周侗告辞，与岳飞回到茶篷。李春则继续主考。

童生武考，不但要考射箭，还要考拳脚和兵器，需要三天时间。王、张、汤三家父子各住在亲朋家里，并邀周侗和岳飞同住。周侗婉言谢绝，与岳飞住了一个小客店。三天考完，岳飞场场皆拔头筹，汤怀、张显、王贵紧随其后，前四名皆被周侗的徒弟们包揽。不但周侗大喜，连李春也兴高采烈。因为武考如光头上的虱子——明摆在那里，难以作弊，因此无不折服。

周侗吩咐三位员外带着三子先回，自己领着岳飞，按约拜访李春。李春设宴款待。酒过三巡，菜上几道，李春开言说道：“小弟与大哥虽在考场一叙，但言不尽意，且有些话不便在那里说，故屈大哥光降敝衙。”周侗道：“自家兄弟，有话但说不妨。”李春道：“小弟冒昧，敢问令郎可已定亲？”周侗道：“岳家一贫如洗，愚兄也囊中羞涩，加之忙于练武，吾儿年纪尚小，故而尚未定亲。”李春道：“令郎十六，小女十五，年龄般配；你我又是兄弟，彼此肝胆相照。只怕令郎前程无量，小女才貌平平，高攀不上。”周侗大喜道：“贤弟何用反话取笑？我父子家贫身微，能与贤弟攀亲，荣幸之至；况且自家兄弟，不必客套。”李春也高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一言为定。待小弟写好小女庚帖，便派人送到贵馆。”周侗道：“酒席上不便，待会儿再叫小儿拜岳父大人吧。”李春笑道：“好说。”于是宾主开怀畅饮，谈天说地，兴尽而罢。

周侗请李春高坐，命岳飞拜过岳父大人，便要告辞。李春突然想起一事，便对周侗道：“令徒曾说贤婿因无马可骑，故而来迟。小弟因生性好马，又侥幸承祖宗余资，倒有几十匹。贤婿若不嫌弃，尽可挑选一匹，权做赠礼。”周侗大喜道：“我正发愁明年州考，我儿无马可骑。既然岳父大人赏赐，我儿受之便了。”岳飞便谢过了岳父。

李春领着周侗和岳飞来到后院，只见偌大院落，四周都是马圈，马按毛色拴在槽上，十分壮观。见人到来，个个伸头竖耳，或打响鼻，或发长鸣。岳飞只爱白马，便让马夫将白马挨个儿牵了出来。岳飞挑马的方法十分简单，就是一手搭在马脊上，用力往下一按，以试其力量。谁知白马虽有十几匹，却都经不起这一按，前腿直打弯，没有一匹中意。李春道：“难道没有一匹可用吗？”岳飞道：“乞岳父大人恕小婿狂妄。这些马只能配上华鞍丝缰，供王孙公子游春玩景，招摇过市。小婿要的是战马，以便能冲锋陷阵，杀敌立功。”

正在此时，忽听一声长鸣，如雷贯耳。岳飞喜道：“这是哪匹马所叫？定是匹神骏。”李春问道：“贤婿只闻其声，并未见马，何以知其为神骏？”岳飞道：“古人说‘相马闻声’。此马声音洪亮，震人心脾，定是好马无疑。”李春道：“此马是我家人周天禄从塞北买回来的，确实力大无穷。只是野性难驯，不但人难近身，而且毫不合群，又踢又咬，群马无不怕它。因此只好将它单独关了起来，从窗口扔进些马草马料，谁也不敢为它刷洗，所以肮脏不堪。贤婿既说是好马，待将大门关上，放它出来，让贤婿看看。只是要小心谨慎，别被它伤着。”说罢，便命一个马夫去关大门，一个马夫将东南角一间小屋门打开。

岳飞定睛看时，只见随着一声长鸣，一匹昂首翘尾、身量长大的马冲了出来，果然浑身是马粪污泥，肮脏不堪，只有马头可以看出是一匹白马。那马冲到院中，旁若无人，一会儿转圈子，一会儿尥（liào）蹶子，一会儿人立起来，像在独自表演。岳飞瞅了个空当，几步跨到跟前，左手抓住鬃毛，高举右拳，在马背上猛击数拳。那马长嘶一声，便乖乖地不动了。不但李春和马夫们看得呆了，连周侗也大为惊奇。

岳飞见院中有口水井，便叫马夫提水刷马。马夫左手提水，右手持刷，远远地站着，不敢近前。岳飞道：“有我抓着马鬃，你可放心刷洗。”马夫无法，只好试探着近前，开始刷马，那马果然一动不动，马夫才放胆刷洗起来。足足用了五桶水，才刷洗得干干净净。岳飞仔细观看，只见它油光水滑，浑身雪白，没有一根杂毛；身长足有一丈，身高不下八尺；头长耳小，眼红鼻大，膀阔背直，腿细蹄坚，鬃长尾短，腹收臀圆：果然好一匹神骏！不但岳飞喜出望外，众人也都兴高采烈。

李春道：“看来，此马该是贤婿的坐骑，即以为赠。”于是岳飞谢过岳父，又要了一副笼头、一副鞍鞴（jiàn），给白马套上，父子二人便告辞而去。

第五回

□ 沥泉山岳飞尽孝道 □

□ 乱草冈牛皋劫客商 □

周侗父子二人并辔出城之后，周侗对岳飞道：“我儿试试马的脚力。”那马早就昂头喷鼻，跃跃欲试，因岳飞收紧了缰绳，不敢放肆。等岳飞将缰绳一松，两腿把马腹一拍，那马便放开四蹄，像箭一般穿了出去。周侗也催马赶去，却越落（là）越远，一会儿就不见了踪影。那马一气跑了三十里，到了麒麟村的村口，岳飞才勒马停缰，等待义父。等了顿饭工夫，义父才催马到来。周侗赞道：“果然是匹神骏！我这马虽然算不上好马，脚力也还不弱，一与此马赛跑，便相形见绌。我儿有了此马，如虎添翼，将来定能驰骋疆场，建功立业。”

父子二人缓辔进村，村民见了，无不啧啧赞叹。王员外家自有骡马大圈，二人将两匹马交给马夫，来见王员外。不料张员外、汤员外也在座，正在等候周侗和岳飞回来。彼此相见，喜笑颜开，相揖归座，丫鬟进茶。岳飞在一旁侍立。王员外道：“大哥不愧为名师，三年五载，便将这三个顽劣的小儿教训成人。有道是：‘大恩不言谢，至亲不客气。’小弟们铭记在心就是了。已经略备水酒，恭候多时，一则为大哥庆贺，一则叙叙。”说罢，不管周侗答应与否，便命摆宴；同时请周侗换装洗漱。周侗对岳飞道：“我儿快去告诉令堂，叫令堂也欢喜欢喜。”王员外道：“贤侄快去快回，

免你义父等候。”

岳飞答应一声，飞跑回家，将武考夺魁、李县令许婚、赠马之事说了一遍。岳安人听了，悲喜交集，两泪长流，哽咽道：“我儿能有今日，全仗王员外和义父，大恩不可不报。若是你父在世，不知如何欢喜。重振家门，光宗耀祖，全在你一人。”岳飞连连点头答应。又对母亲道：“王叔父设宴款待义父，命孩儿侍奉。”岳安人道：“为娘本该请你义父，实在拿不出手。既然王叔父设宴，你就借花献佛，代娘说声谢谢吧。”岳飞答应一声，换了常服，擦了把脸，匆匆出门。

岳飞来到隔壁大厅，只见父辈们正在让座。乱了一阵，自然是周侗上座，三位员外旁座，岳飞等四兄弟末席。在席八人，两辈结拜兄弟，又有师徒关系，还有岳飞等得胜而回，真是喜气洋洋，开怀畅饮。

岳飞站起身来，双手举杯，开言说道：“小侄母子承蒙王叔父活命之恩，张叔父、汤叔父照拂之惠，无可为报，今奉家母之命，借花献佛，小侄敬三位叔父一杯。”三位员外推辞不肯，周侗道：“晚辈敬酒，理所当然，领了便是。”三位员外这才一饮而尽。岳飞又自斟一杯，双手举起，对周侗道：“义父天高地厚之恩，此生难报。孩儿也奉家母之命，借此一杯，代母敬谢义父。”周侗道：“为父浪迹江湖，一贫如洗，虽有心照拂你母子，力不从心，说来惭愧！就是我儿的武艺，也多仗你天资聪慧，刻苦用功，为父只是指点罢了。但我仍领此杯，以显我儿孝心。”说罢，也一饮而尽。

岳飞开了头，王贵、张显、汤怀也都学样，全都给周侗敬酒。周侗只得照样饮了。周侗有了五分酒意，一高兴，便将李县令向岳飞许婚、赠马以及岳飞挑马之事说了一遍。三

位员外大喜，全都向周侗、岳飞父子道喜，彼此又乱了一阵。周侗对王员外道：“小儿的那匹白马，未得贤弟允许，愚兄已经自做主张，交给贤弟的马夫代养，想贤弟不至怪罪吧？”王员外急忙道：“些许小事，何足挂齿。”于是又饮了一阵，都已酒足饭饱，方才各散。散前，周侗向徒儿们发话，放假五天。

那周侗因跑马出汗，脱衣服急了点儿，又饮多了酒，当天夜里便发起寒热来。自己生怕惊动别人，便不声张，蒙头发汗。天亮起来，刚吃过早饭，李春已打发人送来女儿的庚帖。周侗接了，赏了来人五钱银子，打发他去了。恰好岳飞进来，周侗便将庚帖递给他，叫他交给母亲。岳安人看了庚帖，又惊又喜，原来李小姐与岳飞虽不同年，却是同月同日同时所生。

到了中午，王贵前来请师父吃饭，只见他睡在床上，不住哼哼。王贵大惊，急忙跑了回去，对父亲道：“不好了，师父要死了！”王员外喝道：“长不大的畜生！怎么咒起师父来？”王贵道：“师父直哼哼，就同爷爷死时一样，还不是快要死了吗？”王员外半信半疑，匆匆来到周侗的卧室，果见他卧床呻吟。伸手摸了摸周侗的前额，滚烫滚烫，不禁大惊，问道：“大哥浑身发烧，甚时起的？”周侗道：“昨天后半夜就感不适了。”王员外道：“何不早说？白白耽搁了多半天。”周侗道：“偶感风寒，何必大惊小怪？”

王员外不再多说，立即回到大厅，喊来王安，责备道：“叫你关照周先生，怎么周先生病了多半天，你竟不知？还不快去请大夫去！”王安不敢申辩，急忙请来本村赵大夫。赵大夫诊了脉，也说是受了风寒，开了药方，拿了礼金而去。王员外即派庄丁去镇上抓药。

岳飞听说义父病了，急忙过来，守在床前伺候，寸步不离。等到吃了赵大夫的药，病情非但不减，反而加重。王员外大骂赵大夫，便派王安骑了一匹快马，并牵了一匹空马，去县城请高明大夫。王安请来一位朱大夫，诊完了脉，背着周侗，对王员外道：“年迈之人，治疗耽搁，风寒已侵肺叶，恐难挽回。”王员外还是请朱大夫开了药方，派王安送回大夫，顺便抓药。

周侗喝了朱大夫的药，犹如石沉大海，不见好转。张员外、汤员外也闻讯赶来，与王员外轮流守护。张显、汤怀、王贵也不时前来探望。无奈药石无功，病势一天比一天沉重，时不时昏迷不醒。

这一天，周侗自觉精神略为好些，实际上是回光返照。他见义子岳飞、三位义弟及三个徒弟都在床前，便指着自己的箱笼道：“我一生所积，仅此而已。全留给岳飞，也算父子一场。我已病入膏肓，不久于人世。我的后事，只能请贤弟们费心了。”王员外流泪道：“大哥不必忧心，安心将养，过些时康复，也未可知；若有个山高水低，小弟们岂能坐视？大哥替小弟们教训劣子成人，恩同再造，非仅兄弟啊！”周侗道：“我见沥泉山好风水，听徒儿说是王贤弟的地界，请将我掩埋于此山，深感大德。”王员外急忙道：“区区小事，小弟谨记。”周侗长长地叹了口气道：“我已年近八旬，死而何憾！只是见不到徒儿们建功立业了。徒儿们努力上进，贤弟们多多保重！”说罢，两腿一伸，与世长辞，终年七十九岁。岳飞放声大哭，众人也都泪流满面。

大户人家，婢仆成群，丧事办得十分隆重。还请了和尚道士，足足做了七七四十九天的经事。然后遵照周侗的遗愿，葬于沥泉山向阳之处。岳飞按照当时的礼俗，在墓旁搭

了一个芦棚，尽心守孝，以尽义子之责。三位员外怕他寂寞，不时派儿子前来与他做伴。

花开花落，秋去冬来，转眼已是清明时节，家家扫墓，户户上坟。三位员外带了三个儿子，由庄丁挑了供品，也来给周侗祭典。祭奠完毕，王员外对岳飞道：“贤侄已尽人子之孝；况且令堂孤身一人，无人侍奉；且同我们回去吧。”岳飞道：“三年守墓，人子之礼，岂可半途而废？”王贵道：“父亲不必劝他，待我把这牢棚子拆掉了，看哥哥住在哪里。”张显和汤怀也一齐叫好。于是三人一齐动手，芦棚霎时稀烂。岳飞无奈，只得哭拜一番，谢了三位叔父。王员外道：“我等先回，留下供品，你们小弟兄三个耍一耍再回来吧。”说罢，三位员外去了。

四兄弟拣了一个小山头，叫庄丁将供品摆开，给岳飞开戒，大家饮酒吃肉。张显道：“岳大哥，师父一死，咱们的文章、武艺都荒疏了，将来怎好去拔取功名？”岳飞道：“不知为何，从前愚兄功名心切，义父一死，心如死灰，还说什么功名？”汤怀道：“此话差也。老伯母含辛茹苦，抚养大哥成人，所为何来？先师夙兴夜寐，谆谆教导，又为哪般？岳大哥灰心丧气，一蹶不振，岂是男儿所为？”岳飞听了，顿时醒悟，谢道：“汤贤弟一言，叫愚兄顿开茅塞。”三个兄弟拍手大笑。

四人正在闲谈，忽听身后沙沙草响。王贵站起身来，用脚在深草中一搅，只见从中爬出一个人来，叫声：“大王饶命！”王贵伸手把那人拎将起来，喝道：“快献宝来！”此时岳飞等三人也都过来，岳飞喝住王贵道：“休得鲁莽！”王贵把手一松，哈哈大笑。岳飞对那人道：“我们都是好人，上过了坟，在此吃杯酒儿，怎么叫起我们大王来？”那人道：

“原来是几位相公，多有得罪。”便向草丛内喊道：“快都出来吧，不是歹人，是几位相公。”话音未落，只见草丛内冒出了二十多人，个个背着包裹、雨伞，显然都是过路人。其中一个长者道：“我们要往内黄县，走到乱草冈地方，远远望见一个强盗打劫行人，只好绕道走，不想惊了相公们。此处离乱草冈甚近，请相公们到别处吃酒去吧。”王贵大叫道：“老子正要看看强盗是不是三头六臂，为何要躲他？”岳飞喝住王贵，对众人道：“由此下山，便是去内黄县的大道，你们去吧。”众人谢过，下山去了。

岳飞道：“兄弟们，咱们也收拾回去吧。”王贵道：“常听说强盗如何厉害，总也不曾见过。今日好容易强盗近在咫尺，何不见识见识？况且大丈夫就该除暴安良，咱们又学了武艺，四个对他一个，怕他何来？”张显、汤怀也都跃跃欲试。岳飞道：“咱们手无寸铁，万一强盗厉害，如何是好？”汤怀出主意道：“此处到处是松树，折几根粗枝，岂不是绝妙的兵器吗？”王贵、张显不等说完，已经爬到树上，折下四根寸半粗细的松枝，跳下树来。四个每人抄起一根，去掉枝梢、旁枝，吩咐庄丁挑担先回，自向乱草冈走去。

四人走不多远，果然望见一个强盗端坐马上，十几个行人跪在地上。旁边放着些独轮推车，站着几头毛驴，车上和驴背上似乎都是些红枣、核桃之类的土产品。岳飞道：“兄弟们站在这里，待我前去会他，待我打他不过时，你们再上来。”三人便远远站住。岳飞抢步上前，仔细一看，只见这强盗身躯长大，面如锅底；头戴镔铁盔，身穿镔铁连环锁子甲，内衬皂罗袍，腰束黑腰带；身跨一匹乌骓马，手提两根镔铁铜：从上到下，一色漆黑。只听那强盗喝道：“老爷已等了你们许多时候，就是佛祖也该动怒了。再不献出钱来，

老爷可就要动手了。”一个中年汉子哀求道：“俺们都是小本经纪，全家靠此活命；况且这些山货尚未出脱，并无银两。求大王高抬贵手，放我们一条生路吧。”一个后生忍无可忍道：“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！”那强盗大怒道：“老爷这铜还没闻过腥气，就从你开荤！”说罢就要动手。

岳飞见势不妙，开言道：“朋友且慢！”那强盗抬头一看，见岳飞眉清目秀，身材魁梧，手提松棒，威风凛凛，并无包裹，便道：“不干你事，休得啰唆^①。”岳飞道：“怎不干我？你既要钱，区区小事，何必难为他们？他们都是小本经纪，你就杀了他们，也是白搭。我乃大行商，货物银两，全在后头，说话便到。你可将他们放行，要多少银两，尽可奉送。有道是：‘四海之内，皆兄弟也。’就算交个朋友吧。”那强盗道：“你既大包大揽，俺便放了他们。”于是对那伙人喝道：“算你们命大，还不快滚！”那伙人谢过强盗不杀之恩，又谢了岳飞救命之恩，推车赶驴，一溜烟去了。

那强盗等了一会儿，不见岳飞的货队到来，便问道：“你的伙计何在？”岳飞撂下松棒，举起双拳，哈哈笑道：“这就是我的伙计。”那强盗大怒道：“好你个贼徒，原来戏弄老爷！岂可轻饶！只是你在马下，我在马上；你是空拳，我有双铜。我就如此杀了你也不算好汉，叫人耻笑。我如今一不骑马，二不用铜，只用两个拳头，不将你打得趴下，叫我爷爷，我便不再叫牛皋。”说罢，将双铜挂在鞍鞞之上，跳下马来，举起拳头，便朝岳飞劈面打来。岳飞却并不还手，只是把身体向右一闪，牛皋打了个空。牛皋掉转身，望着岳飞的胸口又是一拳。岳飞仍不还手，又将身体向左一

①啰唆：无故吵闹、骚扰之意。

闪；接着飞起右脚，踢中了牛皋的左肋，牛皋不由跌翻在地。

牛皋一骨碌爬将起来，大叫道：“气杀我也！我还有何面目活在世上！”一边说，一边从腰间抽出一把短剑，就要自刎。岳飞大惊，一把攥紧了牛皋持剑的胳膊，叫道：“好汉何必如此，有话好说。”牛皋道：“我活了十六岁，从来没人打倒过，自负力大无穷。不想今日初次出门，便大大出丑，可见我是井底蛤蟆，还活在世上做甚？”岳飞道：“你这朋友，实在性急。我又不曾与你交手，只是你自家用力过猛，滑了一交，怎便说自家没用？你若自尽，岂不白白送了性命？令尊、令堂又将指望何人？”

牛皋一听岳飞提到爹娘，便将短剑插回剑鞘，对岳飞赞道：“真好身手，不费吹灰之力，便把我掀翻在地！不知尊姓大名？是何人所传授？”岳飞道：“小可姓岳名飞，字鹏举。祖籍汤阴县，流落在这内黄县麒麟村。先师是关西周先生，也是我的义父。”牛皋急忙问道：“周先生的大名可是个‘侗’字？朋友何以称‘先师’？莫非他亡故了吗？”岳飞道：“先义父正是周侗先生，已于去年故世了。朋友莫非认识？”

牛皋听了，长叹道：“不瞒你说，我叫牛皋，也是关西人，祖上也是军汉出身。先父亡故时我才两岁。先父与周先生是朋友，临终前吩咐家母：‘要想孩儿将来有出息，等他长大了，务必去投周侗为师。’家母含辛茹苦，养我到今年十六岁，打听到周先生在内黄县教馆，我母子才离乡背井，前来投奔。路过这里时，遇到一伙毛贼剪径，贼头被我打死，喽啰被我赶跑，夺了这身盔甲和铁锏。因为盘缠已尽，又无进见之礼可送周先生，便装做强盗，抢些钱财，顺便打探周先生的住处，再作打算。不想撞见了你，虽然吃了一

跌，倒得知了周先生的确信。既然周先生的坟墓离此不远，待我去给先生磕个头，求好汉指路。”

岳飞尚未回答，王贵等三人已经过来。王贵道：“这位朋友好不经打，还没两招就被俺大哥打得趴下了。”岳飞喝道：“兄弟别胡说！”于是一一加以介绍，彼此一见如故。岳飞道：“咱们都是一家人，依我说，先去见见牛伯母，再作打算。”王贵、张显、汤怀全都愿意，牛皋更加高兴。

牛皋领着四人来到一个山洞口，牛皋先进去禀知母亲，出来将四人领了进去，见过了礼，各在一块石头上坐下。牛皋母亲垂泪道：“适听小儿说，周先生已经去世。是老身耽误了小儿，也愧对先夫重托。如今不远千里到此，举目无亲，叫老身如何是好？”岳飞道：“伯母放心。伯父既是周先生的故交，咱们便是一家。请伯母与牛兄弟随我们到麒麟村，伯母与家母做伴，牛兄弟与我四人一起练武，岂不好吗？”不但牛皋母子大喜，连王贵等三人也兴高采烈。

于是牛皋与母亲匆匆收拾，将包裹驮在马上，扶母亲上了马，跟随岳飞等上路。不到一个时辰，已到王家门首。牛皋扶母亲下马，岳飞进去禀告母亲。岳安人急忙出来迎接，一起进入厅堂，叙礼献茶。王贵、张显、汤怀也各跑回家去，告知父母。三家员外及安人急忙到岳家来问候。王员外当即吩咐王安准备男女两席，为牛皋母子接风。

那女席上只有五位夫人，所谈无非姐妹之情，家长里短。那男席上却有八条汉子，热闹非常。在觥筹交错之中，山南海北，无所不谈。王员外出主意道：“周先生虽故，其平生武艺已尽传与岳贤侄了。依我之见，从明日起，你们四人均跟着岳贤侄练武。他们四人已是结义兄弟，牛贤侄新来，也一同结义，岂不更亲热些？不知张贤弟和汤贤弟以为

如何？”张员外、汤员外毫无异议，五个晚辈更是求之不得。当即彼此一揖，各饮一杯，便算是结拜仪式了。按照年庚及生日，岳飞居长，张显为次，王贵老三，汤怀老四，牛皋老末。

从次日起，即以岳飞为头，在学馆里练起武来。牛皋之母就住在岳飞家里，与岳安人做伴。周侗为岳飞留下了西乡的十五亩租田，王员外、张员外、汤员外也不时接济，倒也不愁温饱。



第六回

□岳飞转运三喜临门□

□洪先作恶一家丧命□

一日，五弟兄正在庄前打麦场上练习枪棒，里长走来观看了一阵，点名叫岳飞。岳飞停手，近前问道：“不知里长有何见谕？”里长道：“公子们好个枪棒，定能高中而回。小人接到县里文书，说州里院考在即，去年县考录取武童，可赴州里应考，特来禀告。”岳飞道：“承蒙下告，改日再谢。”里长说声“好说”，告辞而去。四兄弟都已听见，张显、王贵、汤怀自然欢喜非常，只有牛皋急道：“小弟没应过县考，怎办？”岳飞道：“贤弟莫急，愚兄自有主意。”

次日，岳飞跨上白骏马，带了牛皋，来见岳父李县令。到了衙门前，吩咐牛皋等候，岳飞进去，给岳父行过了礼。李县令问道：“贤婿可知院考之事吗？”岳飞道：“小婿正为此事来见岳父大人。小婿新近结义了一个兄弟，名叫牛皋，是先义父故交之子，武艺不在小婿之下，只是未应过县考。乞大人将他的名字补上，好让他也去应院考。若大人信不过他的武艺，牛皋现在门外，大人可当面试过。”李县令道：“贤婿说他武艺好，自然错不了，我将他名字补上便了。不过我倒想见见此人。”说罢，便命衙役去将牛皋请进来。

不一会儿，牛皋跟随衙役来到大堂，跪下磕了个头，站在一边。李县令抬头一看，好一条铁塔似的汉子。心中暗喜